一、森林裡的蘑菇

張寧靜

曠野上有一處很大的森林，森林的枝葉非常茂密，巨大的樹幹和濃密的綠葉遮蔽了天日；又粗又壯的老樹根互相盤繞，互相糾結，這片森林已有幾千年歷史了。

森林裡，住著一些蘑菇。蘑菇是一種嬌小的菌狀植物，每天都靠著腐敗的樹根和枯萎的落葉供給營養。他們住在潮濕的地下，因此他們很不自在，他們每天都仰望著高大的樹幹和樹幹上的葉子。他們看見那些葉子沐浴在陽光下，享受風和雨露。他們想：那樣的生活太愜意了，既有新鮮的食物，又站得高、看得遠，不像他們老是躲在陰暗潮濕的角落裡，生活太單調了。

於是，有一個蘑菇說：

「我也要長高、長大，跟他們一樣！」

「不行啊！」另一個蘑菇說，「我們沒有他們的抵抗力，太陽會把我們燒焦，雨會把我們淋死，風會把我們的腰吹斷，我們無法過他們的生活。」

「但是，你不羨慕他們的生活嗎？」小蘑菇說。

於是小蘑菇努力地吸收營養，他一天天地向上長，向高高的樹梢長去。他沒有聽老樹的忠告，也沒有聽其他蘑菇的忠告。

終於，他長到樹梢上了，他看到了陽光。那陽光卻像一堆火，又熱又燙，他實在受不了。他也享受到雨露了，可是雨露卻冷冰冰的，使他全身打起寒顫來。他也享受到風了，那些風卻來吹他的大帽子，差點兒把他掀翻，那些風還吹著他那嬌嫩細小的腰身。這個時候，他看到外面的世界了，可是他卻無法享受。這裡的環境不是他能生存的，他想起了他的家，那塊在樹蔭下溫暖潮濕的土地；但是他已經回不去了，太陽已經把他燒焦，風也把他吹斷了。

小蘑菇很有勇氣，但是他沒有檢討自己的能力，他的犧牲多麼不值得啊！

二、躺在床上數星星

吳思鍾

那真是一群肥美誘人的大白鵝。我想，假如我能捉一隻回去送媽媽，她一定會很高興的。於是，我卯足了勁一路跌跌撞撞的追啊追，直到把牠們都逼進池塘。眼看著就要到手的獵物全飛了，我失望的蹲在池塘邊洗手。

陽光下的池水閃閃發光，一不留神，我整個人栽進水裡。那年，我五歲。新鮮的生命才剛剛開始。我不知道什麼是死亡，儘管已掉進死神懷裡，卻一點都不懂得害怕。水嗆進鼻子的那一刻，我將自己短暫的五年歲月回顧了一遍。

當我在媽媽的淚光中醒來時，彷彿只是做了一場悠長的夢。夢中，父親大清早吃力的踩著腳踏車，從埔心到中壢批貨，媽媽則忙看店、忙家事，進進出出沒停下過腳步。

因為家無恆產再加上孩子眾多，印象中父母總是要不停的工作才能養活一家人。念初中以前，我從來沒看過媽媽上床睡覺，長大後才知道，她每天在忙完全家大大小小的事後，上床時已過十二點，而第二天四點半不到就又得起床了。原來，這就是為什麼她總是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原因。

媽媽的毅力超人一等，但肉體畢竟不是鐵打的，我小學五年級時，她終於因為骨髓炎，臥病在床不能行走。我常常看見她以淚洗面，她哭並不是怕痛，而是因為她覺得不能替父親分擔家計。媽媽的病一直時好時壞，升上初中之後，我一度因為她的病而常精神恍惚，不能集中精神念書。初三時有一晚，我突然自夢中醒來，開始思考我的未來。

我想到五歲時失足落水，那位救我的阿兵哥，他為了救我而丟了手錶和身上所有的東西，而我們除了謝謝外，什麼也賠不起。想到小學六年級那年，弟弟因為長蛔蟲需要動手術，爸媽挨家挨戶向鄰人借貸的情景。還想到我的同學、我同學的父親，有人在駕牛車、有人在隨時可能失業的工廠做工……，我想著想著就冷汗直流，我要過這樣的日子嗎？世襲命定的貧窮？

三、下雨天真好

琦君

一清早，掀開窗簾看看，窗上已撒滿了水珠。啊，好極了！又是個下雨天。

雨連下十天，半月，甚至一個月，屋裡掛滿萬國旗似的溼衣服，牆壁地板都冒著溼氣，我也不抱怨。雨天總是把我帶到另一個處所，在那兒，我又可以重享歡樂的童年。那些有趣的好時光啊，我要用雨珠的鍊子把它串起來，繞在手腕上。

那時在浙江永嘉老家，我才六歲，睡在母親暖和的手臂彎裡。天亮了，聽到瓦背上嘩嘩的雨聲，我就放了心。因為下雨天長工不下田，母親不用老早起來做飯，可以在熱被窩裡多躺會兒。我捨不得再睡，也不讓母親睡，吵著要她講故事，母親閉著眼睛，給我講雨天的故事。在熹微的晨光中，我望著母親的臉，她的額角方方正正，眉毛細細長長，眼睛瞇成一條線。我的啟蒙老師說菩薩慈眉善目，母親的長相一定就跟菩薩一樣。

雨下得越來越大。母親一起床，我也跟著起來，顧不得吃早飯，就套上叔叔的舊皮靴，頂著雨在院子裡玩；溝裡水滿了，白繡球花瓣落在爛泥地和水溝裡。我把阿榮伯給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溝裡，中間坐著母親給我縫的大紅「布姑娘」，繡球花瓣繞著小木船打轉，一起向前流。我跟著小木船在爛泥地裡踩水，吱嗒吱嗒的響。

天下雨，長工們不下田，都蹲在大穀倉後面玩。我把小花貓抱在懷裡，自己再坐在阿榮伯懷裡，等著阿榮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豆子剝殼送到我嘴裡。豆子吃夠了再吃芝麻糖；嘴巴乾了吃橘子。下雨天真好，有吃有玩，長工們個個疼我，家裡人多，我就不寂寞了。

五月黃梅天，到處黏糊糊的，母親走進走出的抱怨；父親卻端著宜興茶壺，坐在廊下賞雨。院子裡各種花木，經雨一淋，新綠的枝子頑皮的張開翅膀，托著嬌豔的花朵，父親用旱煙袋點著它們告訴我這是丁香花，那是一丈紅。大理花與劍蘭搶著開；木樨花散布著淡淡的幽香。牆邊那株高大的玉蘭花開了滿樹，下雨天謝得快，我得趕緊爬上去採，採了滿籃子送左右鄰居。玉蘭樹葉上的水珠都是香的。

如果我一直不長大，就可以永遠沉浸在雨的歡樂中。

四、壁虎

劉墉

從什麼地方溜進來一隻壁虎？冷不防地，差點害我把手上的杯子砸掉。

牠有著淺灰色的身軀，三角形的頭，長長的尾巴，四隻腳和一雙大眼睛，應該是不討人喜歡的，但是細細看，倒漸覺得幾分親切。

牠躲在洗手台後的瓶瓶罐罐之間，只把頭探在外面，盯著我看，居然沒有逃跑的意思。

因為涉世不深，使牠不知道躲藏？還是因為根本沒見過人，竟不知道那是可能一鞋底就把牠打爛的可怕的敵人。

「這裡沒有蚊子，你何必來呢？這裡明亮的磁磚，使你無所遁形，你怎麼逃呢？這裡是講究的大廈，不可能允許你逡巡，你又怎麼能生存呢？你應該在那老舊日式房子的紗窗，或紅土磚房的窗櫺間跳躍才對啊！」

怎麼辦呢？我總得把牠弄出去啊，難道讓牠留在浴室裡，不嚇到我，也會嚇著別人。

我拿起淋浴噴頭，打開冷水沖牠，希望小東西能順著原先進來的通風口出去，卻發現因為屋裡亮，而通氣口內無光，當牠經過一格格的小洞時，竟然毫無所感，完全想不起自己來時的道路。

我又想，是不是把牠沖到浴缸裡去，讓牠流進下水道，可是，八成會淹死，不等於把牠打死嗎？

我頭大了！難道要我用手去抓牠出去？小時候總聽大人說，被壁虎尿到身上，會又癢又痛，如果這個小東西情急之下，對我撒泡尿該怎麼辦？

我終於想出個主意，找了一把掃帚，打算先用帚毛把牠壓住，再拿鉗子夾牠出去。

我先摸了摸帚毛，並不太硬，應該不致壓傷牠，便用水把小壁虎逼到牆角，再迅速用掃帚去壓。這涉世不深、毫無戰鬥經驗的小東西，居然開始閃躲了，拚命地向天花板跑，被我一掃把攔截了下來，卻見一條小東西墜落到浴缸中，是牠的尾巴，這麼一個沒長成的小壁虎，居然懂得自割以求生了。那細小的尾巴在浴缸裡猶自扭動著，難道這斷了的肢體，仍然接受捨棄它的主人的指示嗎？一個已經沒有了生命的生命，竟然能無知地執行一種知。

可惜它的主子還是被我的掃帚壓住了，我試著不用很大的力氣，免得傷了牠，並用另一隻手拿老虎鉗去夾，問題是老虎鉗太沈重了，夾在軟軟的壁虎身上，使我手上居然一點感覺也沒有，怎樣能既不把牠夾扁又能夾得住呢？

我大聲喊：「拿雙筷子來！」

家人匆匆地遞了雙筷子給我，總算把牠夾住了，不知是不是已經受了傷，牠居然完全沒有掙扎。我把小壁虎放進紙袋裡、拿著衝出大樓，正是車水馬龍、交通堵塞的下班時刻，人行紅磚道上停滿了摩托車，騎樓下擺滿了攤子，行人摩肩接踵地走過，旁邊大樓地下室舞廳的霓虹燈已經開始閃動，我竟然找不到一個可以把這壁虎放掉的地方。